

一個時代的結束

25:1 撒母耳死了，以色列眾人聚集，為他哀哭，將他葬在拉瑪，他自己的墳墓裡。大衛起身下到巴蘭的曠野。(撒母耳記上 25 章 1 節)

敘事者在掃羅追擊大衛的記事當中，加入了一小段重要的插筆：「撒母耳死了；以色列眾人都集合攏來，為他舉哀，將他埋葬在拉瑪、他自己的宅地裏。」(呂振中譯本)

撒母耳名字意思是「被神垂聽」，是以利加拿和哈拿這對敬虔夫婦的頭生兒子，乃上帝垂聽母親哈拿的禱告，所賜下的愛兒。上帝鋪排撒母耳出現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，擔演著關鍵人的角色。

撒母耳是連接士師時代與君主時代的歷史人物，既是最後一位士師，也是親手膏立了兩位君王的「立王者」。除了在政治層面的角色，撒母耳也是先知和祭司，所以他也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領袖，在君王制度出現以前，撒母耳擔任士師期間，經歷了民族的信仰重整，和非利士人不再犯境的和平日子，在宗教和政治方面，都標記著一段重要的歷史。



「撒母耳死了」不單是一位宗教和民族領袖的辭世，也是一個時代的結束。掃羅雖然已經執政為王一段時間，但撒母耳仍然在民族當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。撒母耳從孩童時代開始，就留心聆聽上主的聲音，「僕人敬聽」是撒母耳的人生寫照(撒上 3:10)；他先後膏立兩位君王的時候，全然聽命於上主的揀選，而不以造王者自居。(參撒上 9:17 及 16:12)撒母耳大概享年 83 歲，以色列民為他集體舉哀，將他葬在拉瑪這個小山丘之地，也就是撒母耳的家鄉。「墳墓」原文可譯作「房屋」，可以理解為

在他的家族土地上預備的墓室。國民集體舉哀，加上有體面的下葬，映照着一個屬靈偉人，並他連接士師與帝王兩個時代的前無古人的事業，正式告別歷史舞台。

撒母耳興辦先知學校，為以色列培育年輕、敬虔的一代。(參《市井心靈》「誰主宰了誰」2024年5月3日)「先知」作為上主的代言人，在王國制度中，以至以色列人亡國之後的歲月裡，往往成為上主的出口和民族的良心。撒母耳建立先知學校這劃時代的貢獻，對以色列的政治和宗教歷史，以致延伸到新約的信仰實踐，影響非常深遠。

撒母耳的離去，當然是以色列民的重大損失，這也牽涉到大衛眼前的境遇。

雖然撒母耳已經沒有實質的政治影響力，但他的辭世，在心理和精神上，大衛無疑失去了一座重要「靠山」。當初大衛踏上逃亡生涯的時候，就走去找撒母耳申訴(參撒下 19:18)，即使撒母耳不能制止瘋狂的掃羅的種種怪癖行徑，但有撒母耳在，大衛的心理情緒，總會踏實一點吧！

敘事者記下了大衛對於撒母耳離世的反應：「大衛起身下到巴蘭的曠野。」巴蘭曠野位於西乃半島曠野的北面，遂地帶滿佈洞穴，而且遠離猶大地，完全是掃羅勢力範圍以外的地方，對大衛團伙而言，是安全的藏身之處。大衛這一項撤離以色列地的行動，明顯是為了防範不守承諾的掃羅，趁撒母耳離世之際，可能對自己的追擊變本加厲，所以大衛暫時遠走，躲避掃羅。

對於大衛來說，普通人眼中的這座「撒母耳靠山」，已經消失了，大衛的處境將會進一步轉壞，大概是預期之內。然而，這正是大衛需要學習的功課，在時代和人生轉折當中，更進一步去倚靠上帝！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我們當然知道上帝才是人生的真正依靠，不過我們經常慣性地，倚靠人多過信靠神，倚恃自己的能力和經驗，多過憑信心跟上帝前行。當靠山消失了，時代又出現巨變，何必質疑上帝的眼目是否漏看了自己？難道不是上帝引導我們，學習加倍信靠祂？

總幹事



劉國偉

2024年8月23日

市井心靈默想

我們當然知道上帝才是人生的真正依靠，不過我們經常慣性地，倚靠人多過信靠神，倚恃自己的能力和經驗，多過憑信心跟上帝前行。當靠山消失了，時代又出現巨變，何必質疑上帝的眼目是否漏看了自己？難道不是上帝引導我們，學習加倍信靠祂？

經文默想及祈禱.....

大衛起身下到巴蘭的曠野。(撒母耳記上 25 章 1 節下)